

强卡洛挑战『歌剧第一难』

◆ 徐 尧

国家大剧院最近上演的朱塞佩·威尔第歌剧《奥赛罗》，是大剧院上演的第四部威尔第的歌剧（之前还演过《弄臣》、《茶花女》和《假面舞会》），也是意大利导演强卡洛·德尔·莫纳科在大剧院执导的第四部歌剧。强卡洛在 2011 年 5 月在国家大剧院执导的普契尼名作《托斯卡》里一举征服了挑剔的剧院方以及北京的听众，但次年由他担任导演的两部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及《罗恩格林》均收获了毁誉参半的评论，有人将其中出现的问题归罪于身为意大利导演的强卡洛未必能理解瓦格纳的精神内核，因此人们纷纷对此次上演的《奥赛罗》抱持期待。

或许是我对《奥赛罗》的期望太高，又或者是这出被许多人认为是“歌剧第一难”的伟大作品对任何导演来说都是艰巨的挑战，强卡洛这次交出的答卷依然不那么令人满意。歌剧艺术所包含的层面无非戏剧与音乐，但这次的《奥赛罗》却在这两个层面上同时陷入了有些尴尬的境地。首先在戏剧层面上，庞大华丽却略显空洞的布景几乎占满了整个舞台，背景则是炫目的 CG 动画映射出的风景，观众的眼球几乎全部被舞美上的细节吸引，然而再丰富的舞台细节都应当只是剧情的陪衬，喧宾夺主是舞美的大忌。剧中的几乎所有主要人物以及他们的表演在观众看来都模糊且近似，如果对此部歌剧或者莎士比亚的原著不够了解的话，恐怕观众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完全不明就里。此外导演对于剧中许多场景的处理都过于简单化，而这对于一位土生土长的意大利导演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苔丝戴蒙娜演唱那首著名的“杨柳之歌”时，导演竟真的将一株硕大的绿油油的柳树摆到了舞台上，而尽量避免使剧本与场景过分雷同几乎是作为导演的常识。

在音乐层面上，强卡洛导演再次出现了与前两部瓦格纳歌剧一样的问题，即因为舞美上的需要而牺牲音乐。比如《漂泊的荷兰人》里，荷兰人在演唱时就站在不断摇晃的幽灵船船头，离地面几乎有三层楼高，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恐怕没有任何歌手还能保持最佳的艺术水准；比如在《罗恩格林》第二幕的最后，导演利用教堂的台阶为舞台分出层次，中间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这道鸿沟就成了吸音黑洞，以至于饰演罗恩格林的演员即使用尽全力演唱也很难发出令听众满意的音量，与靠近观众席的两位反派角色特拉蒙德与奥特鲁德相比，更显得气势萎靡。

此次《奥赛罗》里，导演在舞台的最前方拉下一层透明幕布，每次换景时均在其上投射出海浪的 CG 画面。由于长期放下，这层幕布成了歌唱家以及合唱队的噩梦，几乎所有人的声音都自然小了一号；再加上开放式的舞台纵深无法帮助声音聚拢，使得在观众席听来，每个人的声音都细若蚊蝇，以至于担任指挥的吕嘉先生不得不用尽全力控制乐队的音量，但即便如此，声乐与器乐部分还是相当不平衡。这样的一出《奥赛罗》，让人很难想象是出自强卡洛·德尔·莫纳科之手，因为强卡洛是自幼跟随父亲在剧院里长大的，他的父亲马里奥·德尔·莫纳科正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奥赛罗饰演者，他经典的舞台造型几乎成为后世所有的“奥赛罗”们效仿的对象。

根据大剧院今年的计划，年底时强卡洛还将执导罗西尼的《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不知道他届时能否回到《托斯卡》让人震撼的表现。

《奥赛罗》舞台照

4 月 11 日起售票

中外合唱专场开幕音乐会 5 月 2 日 上海城市剧院

亲子音乐会《漫游世界》 6 月 10-6 月 11 日 贺绿汀音乐厅

订票热线：962388

维也纳让人喜欢让人忧——到欧洲去听音乐会系列之一

◆ 沈次农



■ 定期举办免费管风琴音乐会的圣彼得教堂

到维也纳的第一场音乐会，是伦敦爱乐乐团，4 月 16 日在金色大厅。指挥 Yannick Nezet-Seguin，加拿大人，安妮-索菲·穆特独奏。

这是一场全俄罗斯作品音乐会。有意思的是，开场曲穆索尔斯基的《莫斯科河上的黎明》，是去年参加“三高”乐团时演过的。坐在金色大厅里听伦敦爱乐演奏它，真是别有一番感触。

第一次进入金色大厅，看起来这座闻名全球的音乐厅远没有平时照片和视频上来得豪华。然而当台上音乐响起时，这才发现声音真的是非常棒。用一个最不恰当的比喻便是——像听音乐响一样。当然这是指最完美的音响。虽然我们常说音响的最高境界就是能还原音乐厅的声音。但是当音乐厅的声音呈现最好状态时，除了用音响来比喻，我别无选择。

这场音乐会也改变了我对穆特的看法。原先我一直觉得这位被奉为“女神”的

小提琴家太刻板，缺乏想象力和表现力。但这次听她拉柴可夫斯基协奏曲，尽管不是我们习惯的奥伊斯特拉赫式的俄罗斯学派，却有她独到的逻辑解释。尤其在技术上毫无负担，快速段落几乎达到极限且决不含糊，让人叹服。而对 Yannick Nezet-Seguin，之前并不熟悉，有朋友曾帮我分析：穆特这样的大牌，应该不会轻易选择一般指挥家合作。到了现场看节目册，才发现原来此君已是费城乐团音乐总监，不敢小觑。当天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也显山露水，一派纯正俄罗斯风情，几乎让人忘记演奏乐队来自英国。

维也纳是我这次欧洲音乐会旅行的第一站，动身前我从网上订购了六场音乐会票，但我估计在那里听到的音乐会不止这些。果然，抵达维也纳的第二天，台湾留学生双双小姐介绍说，离斯蒂芬大教堂不远的圣彼得教堂有免费的管风琴音乐会。我按时前往，果然有。那是一座内饰极其

钢琴独奏会曲目设计——混搭式

◆ 朱贤杰

假如我去参加一个音乐节，在那里看到一系列钢琴独奏会的预告，而只能选择其中几场的话，我往往会挑选那些有令我感兴趣的节目的音乐会。这就好比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想要一尝那里的地方佳肴，看到那里有好几家餐厅，就会首先看看它们的菜单，然后再决定进哪一家用餐。一样。彼得·法朗克尔(Peter Frankl)去年 11 月上海音乐学院国际钢琴大师班中的音乐会节目就很吸引我。他以勃拉姆斯的两首狂想曲(作品 79 号)开场，接着是舒伯特的一首相当冷门的《B 大调奏鸣曲》D575。中场休息后，是色彩绚丽的德彪西《版画集》，然后是巴托克的三组作品：《回旋曲三首》《模仿曲三首》(Burlesques)与《匈牙利农民歌曲十五首》。法朗克尔是匈牙利裔钢琴家，毕业于布达佩斯李斯特音乐学院，师从赫纳第与柯达伊。巴托克的这三组音乐会中不太常见的作品，在他弹来自然得心应手。

同样也是去年 11 月的上海，我国钢琴家陈萨在东方艺术中心的节目单，则更见巧思：

海诺·艾勒《钟》、贝多芬“悲怆奏鸣曲”、阿沃·帕特《致阿丽娜》、勃拉姆斯《钢琴小品集，作品 119》；休息后是德彪西《贝加玛斯克组曲》、王笑寒《脸谱》、梅西安“欣赏欢悦的注视”“圣婴耶稣之吻”——选自《20 世纪对圣婴的注视》。

这是一份相当“混搭”的节目单。“混搭”也是当今比较风行的一种节目单编排模式。它糅合了古典与现代、浪漫派与印象派；非常特别的是，其中现、当代作品占了节目单的一大半，上半场在贝多芬与勃拉姆斯之前，分别搭配了一首现代作品，既照顾到初入门的听众，又不失时机地推广了新音乐，令人耳目一新。

布伦德爾曾写道：“关于曲目，有两种极端的做法，即只弹热门曲目或只弹冷僻的曲目。热门曲目的演奏者相信最好的作品就是最受欢迎的，服务于最大的受众。相反，只演奏冷僻作品的演奏者，则憎恶大众或者自外于现存的竞争体系。”在写于



■ 彼得·法朗克尔

1989 年的这篇文章里，他主张“年轻人要演奏一定数量的新作品，而老年人应该不要拒绝聆听新作品。”那些全能的与具备特殊技巧的演奏者应该有能力去挑战利盖蒂的《练习曲》。在所有他可以提及的节目单中，“那些倡导新音乐的我给予最高分”。

但如果在一场钢琴独奏会里，演奏全套的利盖蒂《练习曲》，或者清一色的梅西安作品，那么，除非有特别的理由，否则我宁可在家里对着乐谱，听这些作品的录音。这样的音乐会具有太多的“教育”意味，而且很难听出演奏者个人的特征。如果想要全面了解一位作曲家的作品，在家里对着乐谱听唱片可能更加放松自在。

钢琴家加里克·奥尔森认为，要做到第一次听一首新曲子就觉得很熟悉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现代乐曲对百分之二的古典音乐听众来说颇费力气，那么记住，他们同样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了贝多芬的。他们确实应该不时听一听新的东西。尽管如此，我并不主张一场音乐会全部由新曲组成。每当我看到人们演奏新曲时，我总是非常恼怒并立刻逃离现场。因为我认为一口气听几首新曲非常累人，而我其实也和别人一样懒惰。”因此，他主张新音乐应该和旧乐曲结合在一起。（三）

华丽的教堂，其华美之极，令进门者无不为之瞠目结舌，可惜在一般的旅行社项目中并不见安排参观。维也纳有许多职业和非职业的管风琴演奏家，教堂请他们为大家演奏，定期举办这样的免费音乐会，久而久之形成特色，在维也纳很有名。那天演奏了一小时，节目单上巴赫的作品占了一半。入座听众看得出大多是当地市民，也有几个背包客，估计是路过教堂发现了进来的。

不愧被誉为“音乐之都”，维也纳的音乐气氛确实很浓。走在街上，时不时会发现有背着乐器盒赶路，开放式公园会传出圆号声，卖旅游产品的货摊上更有许多带各种与音乐有关图案的产品，一切都显得自然与得体，似乎音乐就是他们的土特产，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

然而第二天音乐会上的一个意外的细节，却让我如骨鲠在喉，难以释怀。

那天在维也纳音乐厅，维也纳交响乐团为纪念威尔第诞生 200 周年举行音乐会形式的歌剧《西蒙·博卡尼格拉》(Simon Boccanegra)演出，主角是大名鼎鼎的男中音托马斯·汉普生。开场前我已经注意到，大多数听众都穿着正式，男士西装领带，女士虽不是晚礼服，却也华贵隆重，衣着体面。而且看得出有教养，重礼仪，又是经常听音乐会的常客。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当开场铃声响起，有些座位还空着的时候，原先端坐在后座的观众，竟忽然纷纷起身抢占前面的空座。经过打听，这才得知原来这是这里的习惯：一旦开场铃声响起，那些空座位便表示还未出售，而此时乐队还未上场，人们便乘隙占座。我想，这样的事若发生在上海，是会遭人鄙视的。如果空座是因为别人迟到几分钟的话，那又该如何面对呢？而这些占座者，也不乏那些衣着体面者，真是令人汗颜。按说欧洲人的文明程度，向来为我们所敬仰，而其中的一个原则，便是不轻易影响他人。这从他们在餐馆吃饭轻声细语，在地铁不会高声讲手机就可得知。但是在音乐厅，竟出现这样的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新碟速递

杜达梅尔的『马九』

DG 马勒《第九交响曲》被视为他与尘世的告别之作。杜达梅尔与洛杉矶爱乐这一最新的实况录音却并未流露太多无奈与灰世的哀叹，透过乐团细腻、流畅的风格传递出的，更像是一次对死亡的憧憬与赞美。

拉赫玛尼诺夫遗珠

Decca 拉赫玛尼诺夫早年所作的一些钢琴小品，虽充满浓郁的俄罗斯浪漫风格，却因并未给演奏者留出太多炫技的空间而遭遇冷落。阿什肯纳齐将这些感情细腻的乐曲重又带回公众的视线。

十四岁的加勒特

DG 大卫·加勒特如今以跨界音乐家的身份红遍全球，而这张最新发现的他在 14 岁时录制的古典小品集，又让人们重识了当年那个头顶光环的小提琴神童。

严焕